

偽幣製造者

安德烈·紀德著
孟祥森譯

我這第一本小說

獻給

羅傑·馬丁·杜·伽德

以誌深厚友誼

A · G · ①

●安德烈·紀德 (André Gide) 之贈寫

譯者註言

一、本譯根據企鵝出版社 Dorothy Bussy 之英譯本。

二、原著中有幾章有法文題詞，係法蘭西名作家作品的引句，英譯本一概未譯，中譯本照原引文譯出。另文句中也有幾處原著引用拉丁文，中譯本亦全部譯出。

卷一
巴
黎

盧森堡公園

「是我該聽到走廊有腳步聲的時候了，」柏納對自己說。他抬頭聽。沒有聲音！他父親和哥哥都在法庭；他母親出門去了；他妹妹在音樂會；至於他的弟弟卡洛——最小的一個——則整個下午都安安全全的關在日校裏。柏納·普洛菲當杜呆在家裏，為他的「渡船」●臨時抱佛腳；他只剩下三個星期了。他的家人尊重他的孤獨——魔鬼却不！柏納儘管已經剃下了外套，却仍舊感到窒息。對着街道的窗戶是打開的，但進來的只有熱氣，沒有別的，他的額頭汗流不止。一滴從鼻尖落到他持着的信上。

「想裝做眼淚！」他想。「可是流汗畢竟比流淚好。」

不錯；日期為他做了斷然的結論。除了他——柏納自己——以外，別人都不可能有問題。不容置疑。信是給他母親的——一封情書——十七年了，沒署名。

「這縮寫代表什麼呢？一個「V」，其實如果是個「N」也是一樣……問母親合適嗎？……我們一定要確信她，她的眼光是很高的。我可以放心的設想他是個王子。知道自己是個無賴的兒子並沒有什麼好處。恐懼像自己的父親；要想治療這種恐懼，最好的辦法就是不知道他是誰。去追問，只會束縛了自己。唯一該做的事就是企求解脫，而不要陷得更深。除了這個以外，我現在

● bachot，渡船，舢板；這裡是學生俚語，指「畢業考試」baccalauréat。

什麼都够了。」

柏納把信又摺起來。它跟袋子裏另外十二封信的大小和形狀一樣。這些信是用粉紅的帶子綁着的，但他用不着解開就可以把信取出來，同時沿着那一疊信把帶子轉一轉，也容易再讀他纏緊。他把信放回小匣子，又把小匣子放回依牆而裝的蝸形腳窄桌的抽屜裏。抽屜並沒有打開。它是從上方把秘密吐出來的。柏納把桌面的木板又拼合起來，把原先放在桌面上的沉重縐璃石板又輕又小心的壓上去，再把一對玻璃燭臺和一隻笨重的大鐘放在石板上；這隻笨重的大鐘，他以前曾經因為修理它而覺得很有趣。

鐘敲四下。他把它撥到正準的時間。

「他法官閣下和他的律師兒子六點鐘之前不會回來。我還有的是時間。當他閣下回來的時候，他一定會在他的寫字臺上發現我的一封信，用生動有力的句子通知他我的離開。但在我寫以前，我覺得需要絕對讓腦子清新一下。我一定要跟我親愛的奧利維談一談，確定一個落腳處——至少暫時的。奧利維，我的朋友，現在是我來測驗你的友情的時候，也是你表現你的勇氣的時候。我們友誼的缺點是到現在為止我們還都沒有互相有過用處。呸！要求一件答應起來會有興趣的事一定不會不愉快的。討厭的是奧利維不會一個人在。沒關係！我會把他弄到一邊。我要用鑲定嚇住他。事情最不平常的時候，我最能够像沒事一樣。」

直到這時為止，柏納·普洛菲當杜都住在離盧森堡公園很近的地方。公園裏，在俯瞰麥第奇池泉的小徑上，他的一些同學慣於每個星期三下午四到六點在那裏聚會。話題是藝術，哲學，運

動，政治與文學。柏納快步走向公園，但是當他透過欄杆看到奧利維·莫林涅的時候，他把步子放慢下來。這一天的聚會比平常人多——是因為天氣好，無疑。有幾個男孩是新入，柏納以前從沒見過。他們這些人，只要跟人碰到一起，立刻就失去了自己的自然性，開始做作起來。

看到柏納，奧利維臉紅起來。他離開了跟他說話的一個年輕女子，有點突兀的走開。柏納是他最親密的朋友，因此他總是要極努力極痛苦的才讓自己不顯得喜歡跟他在一起；有時候他甚至會裝做沒看到他。

柏納，在去找他以前，先在好幾個小團體裏瞎聊幾句，就像他並不是在找奧利維似的。

他的四個同學圍着一個留鬍子、戴夾鼻眼鏡、看起來顯然比他們都大的人。那是杜美。他持着一本書，以其中一個男孩為對象在講話——儘管他顯然因為別的人也在聽而高興。

「我真是拿它一點辦法都沒有，」他說：「我一直看到三十頁，但沒有一點色彩，沒有一句用詞歷歷如繪的。他說到一個女人，可是我不知道她穿的衣服是紅色還是藍色。在我看來，如果沒有色彩，就一切免談，我什麼也看不到。」由於他覺得人家並不把他的話當真，他就越發誇張，重複說：「絕對看不到任何東西！」

柏納停下來聽；他想，太快就走過去，會顯得沒有禮貌，但他一下子就把注意力轉到身後的爭論聲中了——奧利維在離開那年輕的女子之後，也來參加了這一羣；他們之中的一個坐在長凳上，在讀 *L'Action Française* 。

在所有這些年輕人之中，奧利維·莫林涅看起來是多麼深沉啊！然而他却是最年輕的一個。他的表情，他的幾乎仍舊還是孩子的臉顯示出超乎他年齡的心靈。他容易臉紅。他有某種溫柔之處。但是，不論他是何等優雅，却有着某種含藏不露的秘密，某種纖細的敏感，使他把同學們排斥在一段距離之外。這是他的一種悲哀。若不是柏納，他會更悲哀了。

莫林涅，和柏納一樣，在他的小筆裏逗留了一兩分鐘——只爲了顯得和善，而並不是聽到任何讓他感興趣的話。他的頭俯過那讀者的肩膀，柏納沒有轉頭，聽他說：

「你不應該看這些報紙——它們會讓你中風。」

對方則針鋒相對的說：「你呢，只要一提毛拉（Maurras）就會讓你臉色發青。」

另一個男孩揶揄的問道：「毛拉的文章對你的胃口吧？」

第一個回答：「讓我厭煩得血都僵住了，但我認爲他的話有道理。」

然後是第四個，他的聲音柏納不認識；他說：「一個東西如果不叫你厭煩，你就不會認爲它有深度。」

「你好像認爲有趣的就只能愚蠢似的。」

「走，」柏納小聲說，突然抓住奧利維的胳膊，把他拉到一邊。「回答要快。我有急事。你說過你不跟你父母睡在同一層樓？」

「我把我房間的門指給你看過。門直接開向樓梯，比我們的公寓低半層。」

「你不是說過你弟弟跟你睡在一起？」

「喬治。對。」

「只你們兩個？」

「對。」

「那小鬼能不能不吭氣？」

「必要的時候會。」

「聽着。我離開家了——至遲我今晚會走。我還不知道到哪裏去。你今晚能收留我嗎？」

奧利維的臉非常蒼白起來。他的情緒是如此激動，以致幾乎不能看着柏納。

「可以，」他說：「但是不要十一點以前來。媽媽每天晚上都會下來跟我們說晚安，把門鎖上。」

「但是那樣……？」

奧利維笑了。「我另有一把鑰匙。你敲門要輕，如果喬治睡了免得弄醒他。」

「門房會讓我進去嗎？」

「我會先告訴他。噢，我跟他好得很。給我鑰匙的就是他。再見，等着晚上見吧！」

他們沒有握手就分別了。柏納一面走一面想着他要留給法官的信，奧利維則由於不願意被人以為他只喜歡跟柏納一個人私談，便向魯西安·柏蓋爾走過去；柏蓋爾這時又像平常一樣一個人獨坐，因為別人總不大理睬他。奧利維如果不是由於傾心於柏納，其實也是蠻喜歡他的。魯西安是膽怯的人，正像柏納是個奮昂的人一樣。他無法掩藏自己的軟弱；他似乎只靠着他的頭和他的

心在生活。他幾乎從來不敢走向別人，但是當他看到奧利維走過來，他歡喜得不知所措；魯西安寫詩——人人都這麼猜；但我很確定，奧利維是他唯一談過他的觀念的人。他們一同走向臺地的邊緣。

「我想要做的，」魯西安說：「是說說故事——不是人的，而是地方的——嗯，例如像這條花園小徑的，從早到晚發生的故事。最早的是孩子和他們的保姆，還有小帽上繫着綬帶的嬰兒奶媽……不對不對……最先來的是頭髮全白的，說不上年紀說不上性別的人，他們過來清掃小路，澆水，換花——實際上，是來佈置舞臺，在開門以前，先把佈景準備好。你明白嗎？然後，奶媽、保姆們才進來……小傢伙們玩泥巴，吵架，保姆打他們的耳光。然後是小男孩從學校裏出來，然後是女工；然後是窮人，在長凳上吃他們零碎的飯，然後各式各樣的人在這裏相會，有一些人互相躲避，還有一些人各走各的路——做白日夢的人。然後呢。樂隊開始演奏，店舖關門，就有了一堆堆的人……學生，像我們；晚上，情人們互相擁抱——另有一些則哭着分別。最後，當一天過去，還有一對老夫婦……而突然，鼓打起來。關門的時間到了！大家都出去。戲下臺了。你明白嗎？一種讓人覺得什麼都結束了的感覺——死的感覺……當然，只是沒有提『死』這個字。」

「明白，我很明白，」奧利維說，但他却一直想着柏納，一個字也沒有聽進去。

「還不止這樣，」魯西安熱切的說：「我想要加一段尾聲，描寫夜裏所有的人都離開之後的花園小路，那時候比白天更美。在那深沉的寂靜中，所有自然的聲音都突現出來——噴泉的聲音

，樹間的風聲，一種夜鳥的歌聲。而且，我先要弄一些鬼魂來在公園裏遊蕩——或者弄一些雕像——但是我想這會比較俗氣。你認為呢？」

「不行，不行！不要雕像，不要雕像！」奧利維心不在焉的說；這時，看到對方失望的臉神，又說：「啊，老朋友，如果你讓他們上場，那一定精彩！」他鼓勵的叫着。

2 普洛菲當杜一家

在彌桑●的信中，對他父母毫無任何情義。

日後，他從沒有懊悔過離開他們；憑他的自由意志移民到羅馬，他完全失去返鄉的願望——甚至，似乎，連一切回憶也不想。

Paul Desjardins: Poussin

普洛菲當杜先生急着回家，巴望跟他一起走在聖傑曼大道上的同事莫林涅稍微走快一些。阿伯利克·普洛菲當杜剛剛在法庭度完異常沉重的一日；左側不舒服的感覺使他不安；他的疲倦往往都走到肝臟上去，這肝正是他的弱點。他念着的是洗個澡；一天的思慮之後，沒有任何事情比好好洗個澡更能讓他舒緩——更何況那天下午一口茶也沒喝，因為他覺得吃得脹脹的胃再加上水

● Nicolas Poussin, 1594-1665, 法國畫家。

——即使是溫水——似乎有點不當。或許只是偏見，但偏見是文明的靠山。奧斯卡·莫林涅用盡全部力量走快，以便能够跟上他的同事，但是他比普洛菲當杜矮得多，小腿的發育又有點不結實；此外，他的心臟周圍還累積了一些脂肪，因此容易氣短。普洛菲當杜呢，却正值五十五歲的盛年，胸腔發達，腳步輕快，很想把他一丟了事；但是他對禮貌却是特別放在心上的；他的同事比他年長，職位上也比他高；恭敬是理所應當的。再者，自從他太太的父母去世以後，他得了一筆相當大的遺產，而莫林涅先生——他是*Président de chambre*〔庭長〕，却除了乾薪之外什麼都沒有——一點難堪的薪俸，跟他的高等地位完全不相襯。莫林涅把他這高等的地位裝滿了尊嚴，而由於尊嚴的下面所掩藏的是平庸的資才，就顯得格外引人注意了。普洛菲當杜掩飾自己的不耐；他回頭，看莫林涅在悶悶不樂；就這件事來說，莫林涅的話讓他大感興趣；但他們的觀點並不相同，討論開始熱烈起來。

「家要看好，無論如何，」莫林涅說。「弄到了門房與冒充的女傭的報告——好得很！但是小心，如果你追問得過份，事情會從你手上被調走……我的意思是說，有可能你會被帶到你沒打算要走的地方。」

「法律沒這種顧慮。」

「噫！噫！我親愛的先生；你跟我都十分清楚法律應當是什麼，而實際上又是什麼。我們統統認為我們是爲了最好的目的而服務的，但是不管我們怎樣做，我們永遠不能做到最好，只是接近而已。目前這個案子特別微妙。十五個被告——或者說，明天由於你的一句話將成爲被告的人

——之中，九個是未成年。而且，你也知道，這些男孩子裏還有幾個家庭非常有聲望。在這種情況之下，我認爲要發逮捕狀是極大的錯誤。報紙會抓住機會，而你等於是給種種的誹謗、中傷開了門。你儘管努力，也阻止不了多少人的名字被提出來……我沒有資格向你進言——倒是我應該接受你的。你非常明白我一向對你的明智估價是多麼高……但如果我站在你的地位，我會這樣做：我會想辦法抓住四五個煽動者，歸罪在他們身上，來把這件可厭的事結束……對，我知道要抓他們很難，但畢竟這是我們這一行的本份啊。我會把那公寓——就是那狂歡的地方——封閉，我會採取步驟通知這些小混帳的家長們——不聲不響的，秘密的；這只是爲了避免再有這種醜事。噢！至於女的，儘量逮捕。這一點，我完全站在你一邊。我們似乎面對一羣令人難以啓齒的邪僻的女人，社會要不計代價把她們剷除。但是，讓我再說一遍，不要碰那些男孩子；嚇一嚇他們就夠了，然後用『年幼無知行爲不檢』這類含混的詞句把事情打發過去。他們這樣便宜的逃過去，會讓他們大吃一驚，很久都忘不了。請記住，其中三個還不到十四歲，他們的父母無疑都以爲他們是最純潔的天使。但說真的，親愛的老兄，我們說句私心話，『我們』自己在那個年齡想女人嗎？」

他停住了，喘不過氣來——與其說是由於說話，不如說是由於走路。普洛菲當杜也不得不停下來，因爲他的衣袖被他抓着。

「或者，即使想，」他繼續說：「也是理想的——神秘的——虔敬的，如果我可以這麼說的話。今天的男孩們，你認爲是嗎——沒有理想，沒有——沒有理想！……順便問一聲，你的怎麼樣

呢？當然，我這樣說的時候並沒有任何含意。我知道，在你這樣悉心的教養下——在你給他們的教養下，不可能有這類可怕的靈事。」

也真的，到現在為止，普洛菲當杜從哪一方面說也都以他的兒子們自得。但他並沒有存什麼幻象——世界上最好的教育碰到邪惡的本能也無濟於事。讚美高特，「他的」孩子沒有邪惡的本能——莫林涅的也沒有，當然；他們自己就是自己的保護者，使自己免於壞同伴和壞書籍。因為，如果我們不能阻止，那去禁止又有什麼用呢？如果書被禁，孩子們就偷偷的看。他自己的辦法是至為單純的——他不禁書，但他設法讓孩子們對這種書根本不想看。至於案子本身，他會重新考慮一遍，不管怎麼樣，他向莫林涅許下諾言，除非跟他商量過，他絕不採取任何行動。他只下令做謹慎的監視，而由於事情已經進行了三個月，再過幾天或幾個星期也無所謂。而且，暑假要開始了，必須把這些少年犯遣散。Au revoir [再見]！

普洛菲當杜終於能夠放開步子回家了。

一進門，他就匆忙到更衣室，打開水龍頭，準備洗澡。安東本就注意他主人回家，這時設法在甬道上遇見他。這忠實的男僕在他們家已經呆了十五年；他眼看著孩子們長大。他看過很多的事情——更猜到了許多；但凡是他想掩藏的事他一概裝做不知。

柏納對安東不是沒有情感的；他不要連跟他說再見都沒有就離開。或許，是爲了惱憤他的家人，他才在家人都不知的情況下却向一個僕人說了他要離開；但是，爲了給柏納一個藉口，我們可以說，那時候他家人一個也不在。再說，柏納若跟他們告別，便須冒着走不成的危險。而

對安東，他則只說：「我要走了。」但他這樣說的時候，一隻手是這樣莊嚴的伸出來，以致於那老僕驚住了。

「不回來吃飯，柏納少爺？」

「也不同來睡覺。」由於安東猶豫住了，不知道該怎麼猜想，也不知道該不該再問其他問題，柏納便用更有涵義的口吻說：「我要走了」；然後再一句：「我留了一封信給……」「爸爸」這兩個字是他說不出口的，因此把句子改正過來，說：「放在書房的寫字枱上了。再見。」

當他抓住安東的手時，他覺得他感動得好似在跟他過去的生活做整個的告別似的。他迅速的又重覆了一遍「再見」，在他的哽咽未從喉嚨衝出之前匆忙走開。

安東不知道這樣讓他走，是不是一樁沉重的責任——但他又怎麼可能阻止他呢？

柏納的離去對整個家庭將是一個出乎意料的、重大不堪的打擊——這是安東非常清楚的；但身為本份的僕人，他只裝做把這件事理所當然的接受下來。普洛菲當杜先生所不知道的事，便不是他該去知道的。當然，他可以直截了當的對他這樣說：「你知道嗎，先生，柏納少爺已經走了？」但這樣說，對他一點好處也沒有。若說他等他的主人等得那麼心急，那也只是爲了透出那麼一句好似無心無意而又恭恭敬敬的話，就好像只是傳達柏納留下的交代，而這句話，却是他悉心想好的：

「先生，柏納少爺出門以前給你留下了一封信在書房裏，」——一句十分單純的話，單純得可能不被留意就忽略過去；他絞盡腦汁想找一句更能引起注意的話，但那樣又無論如何不能顯得

那麼自然。但由於柏納從沒有離開過家，那安東由眼角留意着的普洛菲當杜就抑止不住的吃了一驚。

「出門以前……」

但他立刻又裝做無事起來；在下屬前面表現吃驚，這不是他應該做的；他的優越感是從沒有一時離開過他的。他接下來的語氣是極其平靜的——真正是那種檢查官的語氣了。

「謝謝你。」在他向他的書房走去時，說：「你說信放在什麼地方？」

「在寫字檯上，先生。」

當普洛菲當杜走進書房，他立刻看到當他寫東西時常坐的椅子的對面的位置，很顯眼的擺着一封信；但安東並不是那麼容易支開的，當他才看了不及兩行，就聽到了敲門聲。

「我忘了告訴你，先生，有兩個人在後面客廳等你。」

「什麼人？」

「我不知道，先生。」

「一起的？」

「似乎不是，先生。」

「他們要什麼？」

「我不知道。他們要見你，先生。」

普洛菲當杜覺得他的耐心到了盡頭。